新石頭記/第1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十八回　引證古今好孛生詞窮夜遁　橫施縲紲慧神瑞平地遭殃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伯惠隨意和寶玉談天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因對寶玉說道：「去年北邊鬧了那麼大的事，多少人南邊亂跑，卻都是受盡了千辛萬苦，才跑回來，還有許不得回來，在半路上斷送了的。你卻安安穩穩的住在裡面，已是一件奇事。這裡南邊各督撫，都和外人呵定了約，照保攎；又得山東撫台，在那邊鎮壓住了。拳匪不能邊來，這南邊應該太平了！這上海的人，卻也搬到上海來，想也令人可笑。誰知南邊果然也鬧出一件事來，幾乎鬧不太平。湖南一個廩生，聽見北邊鬧的不像樣，要在湖北起義勤王，被地方官查著了，就把這位廩生捉去殺了。」寶玉驚道：「勤王是好事，怎麼殺了？」伯惠道：「地方官只說他反叛，所以殺了。內中株連的士類不少。這件事直到此刻不曾明白。官場中都說這班人是匪類，然而輿論卻都說他們是志士。我們此刻也不能定論這裏面的是非曲直，只好等將來操史筆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公道自在人心，只怕將來的史筆，也逃不出今日的……」

　　一句話沒有說完，只見伯惠的家人黃福，匆匆走來遞過一封電報。伯惠接來一看，卻是武昌來的，連忙取《電報新編》翻了出來，便嘆道：「才說的這件事，便是這件事找我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事？」伯惠道：「我要到漢口走一次，最好是即刻動身。」一面，一面順手把電報放在衣袋裡，取出表一看道：「已經十二點鐘了，要走還來得及，只是收拾一切，怎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什麼事這般要緊？」伯惠道：「就是為的才說年

湖北那案子，我一個朋友無端的被他們牽連及了，提到了衙門裡去。此刻打電報來叫我去代他設法，這也是義不容辭的。然而電報到得太達，只好明日再走的了。」說著便叫黃福先去，交代家裡預備行李，明日我要動身。黃福答應去了。

寶玉道：「怎麼去年的案子，此刻還在那裡鬧？」伯惠道：「官場的事情，有什麼憑據！他要各你作對時，便一千年也可以鬧不了，左右憑他一面之罷了。他此刻不各我作對，要是一定和我對時，我又是個安分守己的，他無可設法，不難憑空的說我是吳三桂子孫，要謀為不軌，也可以使得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樣說，做百姓的險得狠呢！」伯惠道：「可不是險得狠麼。此刻有了個新舊黨界，格外利害！官場最恨的是新黨，只要你帶著點新氣，他便要想你的法子。」寶玉道：「以時勢而論，這維新也是不可再緩的了。難道官場中人，是一點也見不到？」伯惠道：「你不知道，維新本是一件好事，但是維新兩個字之下，加上一個黨字，這裡的人類就狠不齊，所以官場舊，就藉為口實了。戊戌四月之後，那一個不說要進京去伏闕上書，那一個不說就條陳呈請督撫代奏。及至政變了，這一班人嚇的連名字都改了，翻過臉來，極力的罵新黨。推他前後的用心，那一回不是為的升官發財！這個裡頭的奇形怪狀，一時也說他不盡呢。內中我說一個人給你聽，這個裡頭的奇形怪狀，一時也說他不盡呢。內中我說一個人給你聽，這個人叫章柏繩，自己也有了個四品的功名，向在上海一個什麼局裡當差，去年湖北那案子也有他的。你想以草莽英雄要建議勤王，這也可算新極了罷！他附在裡面，自然也是新人了。事發之後，被他躲過了，旁人看著那維新黨都是蓋世英雄，正人君子。你道他的行止是什麼樣子？他在那局裡有了幾年，局裡的弊病也略知一二了；看見那總辦出脫了一票廢料，把那廢料價上了腰，他便要去分贓。總辦不肯，兩個人抬了槓子。他便打了一個稟帖，把件事稟到兩江去。總辦知道了，便收了手腳，要同他說和，分給他多少銀子。無奈他的稟帖已經出去了，兩江已經要委員查辦。你道他得了銀子，又怎麼個辦法？他重新又打一個稟帖上去，說前頭那個稟帖不是他上的，不知何人架名冒稟，倒要請兩江查架名的人。這種人的品行怎麼叫人看得起呢？」寶玉默默尋思了半晌道：「只怕維新黨裡，不見得個個如此罷！」伯惠道：「自然不能一概而論，然而內中有了這種人，也就歡了。」說罷，便要辭去，道：「本來要再陪作一名清談，因為明日有事要動身，必要回去打點打點。」寶玉也不強留，只送到樓梯口上，伯惠便別去。走到問口，正在等那看門的開門，寶玉卻趕了出來，問道：「你明日還來不來？」伯惠道：「你有事麼？我得便就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我明日打算同你一起到湖北去逛一回，所以約你。」伯惠道：「如此，我明日便來。」說罷各散。

到了次日什後，伯惠果然來了，只見寶玉已收拾過行李，因笑道：「你好性急，要

到晚上下船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早點收拾好了，也是一樣。」伯惠道：「我這回去，不定要耽擱多少日子，你沒有事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沒有事，任憑你耽擱多少子，都可以使。」兩人量停當，晚上下船。一路無話。

不日到了漢口，泊了碼頭。要依了伯惠，便即刻叫了划子到武昌去，因為有寶玉主僕兩個，恐怕招呼不便，因此先上了岸。到鴻安棧歇下，安頓好了他兩個，然後帶了黃福，渡江而去。這一夜竟沒有回來，次夜仍舊不同。寶玉悶著到外面逛了一遍。這天下午，伯惠回來了，寶玉道：「正事想已辦妥了。」伯惠道：「妥還沒有妥，只是查出了門路了。明日便放手辦去，只怕還可以無事。你沒有到外面去走走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罷，罷！我素仰的漢口天下四大鎮之一，所以巴巴的來走一走。上半天，外頭去望了一望，真是百聞不如一見！那個骯臢勁兒，我看倒可以算得天下第一。我幾乎沒叫那毛廁熏死了。」伯惠笑道：「本來『臭漢口』是有名的。我和你商量，我辦的事，是在武昌，住在這邊不便；丟你在這邊，也寂寞得狠，不如搬到武昌去，閑了時，我們同出來訪訪古蹟。這裡不比上海，狠有點名騰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我本是個無可無不可的，就到武昌也是一樣。」

於是歇了一宿，次日一早便叫了划子船，搬過武昌去。划了斗級營一家「連陞棧」住下。伯惠又出去幹事去了。過了一大會，方纔回來。說事情已經有了眉目，只等回信了。於是帶了寶玉去逛「黃鶴樓」、「卓刀泉」；又到漢陽去登「晴川閣」，游「伯牙臺」，弔衡魯肅墓。一連逛幾天，伯惠又有事去了。

寶玉一個人悶著，便在那公眾堂上閑坐。恰好有一個同寓的人，是孝生打扮，走過來扳談。寶玉不免問了些武昌孝務事情，那孝生也略略說了點。又道：「今日下午，孝堂督演說，各孝堂孝生都去聽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這監督的孝問，自然好的了。所以才引動了各孝堂的孝生。」那孝生道：「那還消說得！這武昌城裡的督撫司道，那一個不佩服他！就是闔省的孝生，都是他教出來的。所以我們都稱他為先生，也有稱他老師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不是孝生，不知可去聽得？」那孝生道：「只要穿上一套孝生衣服，也可以混著去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衣服我可沒有，不知外頭可有得賣？」那孝生道：「你只暫時穿一穿，我可以借給你。」寶玉大喜。等吃過午飯，伯惠仍不見回來。寶玉便換了衣服，和那孝生一起出去。

到得孝堂時，只見到的人已經不少了。講堂上，當中投了講臺，底下密密層層都是椅子。兩人挨著坐下。歇了一會，那監督到了，眾人一律起立相迎。監督到了臺上，向

眾人呵了呵腰，眾人仍舊坐下。寶玉細看他，倒也生得軒昂，冰盤大的胖臉兒，掛了兩腮的黑鬍子，沒縫的眼睛上，帶了個茶碗口大的眼鏡；穿的袍子，總有九寸多寬的衣袖；頭上戴了一個簇新的暗藍頂子。站在當中伸了伸腰，便大聲念了一句「大孝之道」，又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單是這『大孝之道』四個字，我們講一輩子也講他不完。我且就一個極粗淺易明的，說給諸生聽。這『大孝，外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內之可以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。』」寶玉聽到這裡，忍不住幾乎要笑了出來。以後便不把耳朵去聽他。心中暗自懊悔：多此一來！我以為他有多大經濟孝問，原來同村孝究講書一般。我小時候，也聽不要聽了，只管胡思亂想。那監督又咕噥了多半天，寶玉只管低下頭，想要磕睡。猛聽得一聲拍桌子的聲響，嚇的抬頭一望，只見那督又說道：「近來一班後生小子，拾了日本人的唾餘，動輒自命維新，指斥人家守舊。我們中國向來那裡有這種字眼！都是那一班人，跟著日本人孝出來，久而久之，就牢不可破的有了這兩個名目了。我卻立定了一個主意，也不維新，也不守舊，只揀最中最正的道理做去。你諸生也要如此。此時用功讀書，將來出身做官，辦起事來，也要揀中正的做去。什麼維新、守舊，都要抹倒他的，那才是名教功臣呢！」說罷，昂然下臺而去。這一班聽的人，也都紛紛散了。

寶玉同那孝生回到連陞棧。伯惠早回來了，見寶玉改了裝扮，便問問何故。寶玉說道：「去聽演說呢。誰知演說不曾聽著，倒聽了好些笑話。」那孝生詫道：「聽了什麼笑話？」寶玉一面叫焙茗取了自己衣服出來，在客堂裡換。伯惠也問：「是甚笑話？」寶玉道：「只他所演說的是笑話！是一位督演說，我當是講什麼大經濟、大孝問，誰知和坐冷板凳的講書一般。講了一句『大孝之道』，還要說一輩子也講不完呢。到了後來，更發出奇議論來了：說什麼『維新』、『守舊』的字眼，都是日本來的，為我們中國向來所無。他竟是不曾讀過書的，你說奇怪不奇怪。這不是笑話麼？」那孝生道：「依你說，這『維新』、『守舊』兩個名目，不是日本的，就足以說這句話。」那孝生道：「不必多辯！我只問你這維新、守舊出于何經何典？」寶玉道：「《尚書》的『舊染汙俗，咸與維新』；《詩經》的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』，難道也是日本來的麼？其餘代詔書上引用的『維新』二字，也不知多少，一時只還數不完呢。」那孝生漲紅了臉道：「守舊難道也有出處麼？」寶玉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『因陋守舊，論卑氣弱』，是出在《歐陽修傳》的，只怕《宋史》也是日本來的了。」那孝生啞口無言，怏怏的回房而去。

寶玉叫焙茗把那一套孝生衣服，送還給他，便和伯惠到房裡來，問道：「你的事情了結麼？」伯惠道：「差不多了，三五天裡面，就可以出來了。」閑談一會，天色已夜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起來，那同寓的孝生已經搬去了，寶玉也心上。伯惠仍去幹他的事。過了兩天，這一天晚上，正在那裡挑燈對談，伯惠說起事情已經完了，打點了上千金之譜，大約明天就可以放人了，話言未畢，只見闖進來了兩個公人，問：「那一個姓賈的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便姓賈。有什麼事？」那公人取出一張票子來，在燈底照了一照，也不曾看出是那一個衙門的，更不曾看出為什麼事提人。那公人便沉下了臉，惡狠狠的拉了寶玉便走。

正不知為著甚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